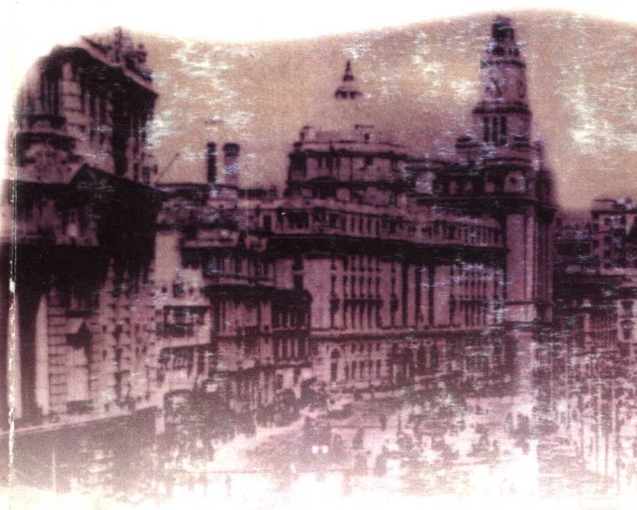


● 树 棠

90年代初，上海活跃着一支由白发老人组成的“夕阳爵士乐队”，乐队的领班名叫金彼得。当一位从香港返沪的女士深情地呼唤“我的彼得”时，他们重温了一段“海上旧梦”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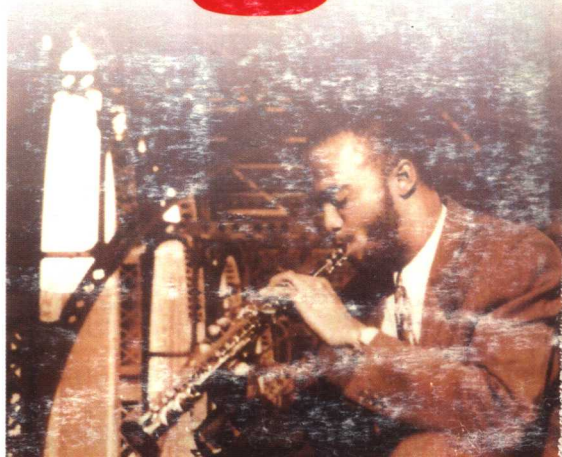
爵士之恋

海上旧梦小说系列

*Jueshi
Zhi Lian*

HAISHANG
JIUMENG
XIAOSHUO
XILIE

出版公司



● 树 菜

爵士之恋

海上旧梦小说系列

NAISHANG
JIUMENG
XIAOSHUO
XILIE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爵士之恋 / 树菜著. - 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00. 1
(海上旧梦小说系列)

ISBN 7-5442-1479-6

I. 爵… II. 树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 第 69991 号

JUE SHI ZHI LIAN

爵士之恋 · 海上旧梦小说系列

作 者 树 菜

责任编辑 张 桐

装帧设计 范峤青

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(0898)5350227

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太仓市印刷厂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8.125

字 数 160 千字

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10000 册

书 号 ISBN7-5442-1479-6/I·283

定 价 14.8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目 录

序 章 (1)

她并没有抬手擦掉那些泪水,只是静静地
听着从自己心坎深处发出的那无声的呼唤:“彼
得!我的彼得!”

I'm always chasing rainbow (5)

“我喜爱音乐,其中也许包括了先生要我演
奏的一部分音乐,但我无法把我所喜欢的音乐
用来为战争服务,……”

动荡年代 (73)

一曲奏罢,他又站起来看着琳达。琳达抬
起头向他凝望了一会儿,轻声问道:“这是为我
弹的?”

坎坷岁月 (142)

他想起了维克多·雨果的名著《悲惨世界》,
想起了那个拿着黄色释放证的冉·阿让……

一生无悔 (204)

I love you till I die

她并没有抬手擦掉那些泪水，只是静静地听着从自己心坎深处发出的那无声的呼唤：“彼得！我的彼得！”



序 章



1994年,金风萧瑟的晚秋季节。

晚上八点多钟,正是上海南京路上华灯盛放时分。上海的各个区里,虽已遍处开出了舞厅、夜总会、卡拉OK厅等场所,但这条曾有“东方第一街”之称的南京路上仍是上海夜生活最为集中的地段。

一部红色的士驶到申光饭店门前停下。候在饭店门前的司阁上前拉开车门,让一位女客下车。那位女客身材修长,穿着典雅,脸上淡施脂粉,虽从相貌上能看出已上了年纪,但身材仍很挺拔,步履也显得挺轻捷,下车后她径直朝饭店大门里走去。

这家申光饭店原名华懋饭店,建造于本世纪20年代中期,原属英籍犹太裔富豪沙逊的物业,当年曾是上海最豪华的酒店,有“东方的华尔道夫”之称,来此下榻的都是中外的显贵人物,但近年来由于希尔顿、波特曼、锦沧文华等新型酒店相继崛起,再加本身管理和设施上的限制,已无法像过去那样雄踞于全埠酒店之冠了。

那位女客穿过酒店大堂,走到里面那间咖啡吧门前,候在那里的侍应领班便把她引进厅里。在这家酒店建造之初,这里原是辟作舞厅的,至今,靠墙处那一圈沙发座和中

间那座乐台还保留着,只是厅里又添设了不少桌椅,还腾出地方造了个酒吧,这使原来那个舞池面积大大地缩小了,最多能供六七对男女在里面跳舞。此刻,舞池里空荡荡的,但周围排得挺密的那些圆台边却坐满着人,大半是来自欧美和日本的游客,其中又以中年以上的男性居多,大多在座位上喝着酒欣赏音乐演奏。厅中那座半圆形乐台上,一支由七名乐手组成的爵士乐队正在演奏,乐台的背景是一张巨幅油画,画的是夏威夷威基基海滩前的黄昏落日景象。正在弹奏钢琴的是一位满头银发,面容清癯的老人,他便是这支乐队的领班金彼得。其他六位乐手也都是老年人,看上去都已年近古稀,但由于技艺娴熟,配合协调,因此听上去音阶十分和谐,气氛也很热烈。

那位女客示意侍应领班把她引到厅中一个角落处的沙发椅中坐下,要了杯咖啡,静坐在那里注视着乐台方向。由于前面有一根圆柱挡着,这里的位置是不易被人注意的。

稍过一会儿,门前的侍者又引进来一批顾客,那是三个黑人和两个白人,都很年轻,最年长的看来也不会超过 30 岁。三个黑人都穿着牛仔裤和 T 恤衫,两个白人则穿着海员制服。正好有几个日本客人要离开。侍者便把他们领到那张靠近乐台的台边坐下。

台上一曲奏罢,那三个黑人青年似乎有些技痒,其中一个便走到乐台边去向金彼得询问:他们是否可以上台来客串参加演出?

对于客人要求参加演奏的事,金彼得也已碰到不止一次了,因此便欣然表示欢迎,在问明了客人所擅长的乐器之

后,便换下了个小号手和一位鼓手,增加了一支吉他,八人便演奏起来。

这支爵士乐队所奏的大多是四、五十年代里的金曲,乐队奏过《看时光流转》(As Time Goes By)之后,又奏起了《我时常追逐彩虹》(I'm Always Chasing Rainbows),金彼得弹奏着这支优美的抒情乐曲,情绪逐渐沉浸在那轻柔曼妙的旋律中。当他侧头望向那三位客串的乐手时,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幅幻景:那三位黑人乐手身上穿的都是海蓝色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礼服。戴着白顶大盖军帽,束着白色腰带,还佩带着金色丝辫肩带,正认真而忘情地演奏着……

钢琴声在其他乐器伴奏下行云流水般在厅中回荡。

Some fellows look and find the sunshine,

I'll always look and find the rain.

……

坐在角落里的那位女客久久地注视着乐台上,两行清泪缓缓地从布满皱纹的脸颊上流淌下来。她并没有抬手擦掉那些泪水,只是静静地听着从自己心坎深处发出的那无声的呼唤:“彼得!我的彼得!”

这呼唤声使时光倒流到了半个多世纪之前……

“我喜爱音乐，其中也许包括了先生要我演奏的一部分音乐，但我无法把我所喜欢的音乐用来为战争服务，……”



I'm always chasing rainbow



“彼得！彼得！”琳达一面叫唤着一面朝走进弄堂来的年轻人奔跑着迎上去——对一个14岁的女孩来说，是不太懂得以矜持来掩饰自己感情的，她心爱的那条牧羊狗莉莉欢跃着跟在后面。

那年轻人便是金彼得，是琳达贴邻的邻居，比她大五岁，刚从南洋模范中学毕业，考进了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办的圣约翰大学。他一面拍抚着向他扑来的莉莉，一面朝前走去。

琳达看着金彼得挟着的那一大叠书本和讲义，带着点敬畏的神情问道：“这些都是你要念的书？”

“可不是。”彼得点着头说，“这还只是一部分，开学之后要领的书和讲义比这还要多呢。”

琳达吐了吐舌头说道：“要读这么多书，念大学真是太辛苦了，我以后一定不上大学。”

“那是几年之后的事情啦，到时候再讨论吧。”彼得笑着说道。

琳达又问道：“大学里要上音乐课吗？”

“我念的英文系不开设音乐课，但规定文学院一、二年级的学生每星期可以选修一节乐器课，钢琴或者小提琴都可以。”

“钢琴和小提琴!”琳达高兴地说道,“那对你不正合适吗?”

“合适是合适,但课程都是古典音乐,而且是从最初级的练习曲学起的。”

“没有爵士音乐?可你不是说学校里有个爵士乐队吗!”

彼得摇了摇头说:“这只是我原来的推测,我开头以为像那样有名的教会大学里,一定会有一支爵士乐队的,可今天问了,并没有这样的乐队。”

这时他俩已走到彼得家的门前了,彼得向琳达说过声“再见”,便推开小花园前那扇木栅门走进去。当他走到屋前正想掏钥匙开门时,听到琳达在栅门外唤他,便回过头去问道:“什么事啊?”

“那我说,彼得,你为什么不自己成立一个呢?”琳达大声问道。

“成立个什么?”彼得走回到栅门前,有些惶惑地反问道。

“乐队嘛!”琳达说道,“你不是一直盼望进了大学能参加爵士乐队吗?既然那里没有,那为什么不能由你来发起成立一个呢?”

“我来发起成立!”彼得对她这主意感到有些惊讶,“你忘了我才考进去,是个一年级的新生了。”

“新生又怎么样?”琳达反诘着说,“做随便哪件事情,总是要有人开头的,既然没有老生开头,那就由你这新生来开头嘛。这么大的一所约大,又是教会学校,不可能没有其他

人也喜欢爵士音乐的,我想只要有人发起,这乐队是一定能成立起来的。”

彼得沉吟了片刻,点着头说:“你这话倒有点道理,让我试试看吧。”



二

在圣约翰大学校园中间那条林荫大道东面,有一座颇为宏伟的建筑,是仿效中国古代殿堂的格局建造的,绿色琉璃瓦的飞檐屋顶配上了红色花桶窗门,只有建筑主体用的却是钢筋混凝土。

这幢建筑物便是学校中的交谊厅,上下两层,里面有礼堂、健身房、室内篮球场、乒乓和桌球房,此外还有不少间供师生进行文娱活动的房间。

上选修音乐课的阶梯型教室也在这里面,里面除了一架硕大的三角形钢琴以外,还能容纳四、五十名学生听课。但此刻只坐着十多个学生,由于今天已是第二堂课,因此同学之间相互都已认识了。

教师是个身材矮小的男人,穿着一套质料上乘但却是皱巴巴的西服,看上去年纪还不到40岁,但却已经谢顶,并且为了在形象上模仿那些伟大的外国音乐家,把脑后的头发留长到披在肩上。讲课时嗓音尖细,并且不住地挥动双臂做着各种手势。

他的授课偏重在理论方面,并且用的是教师单人讲演的方法。上星期上的第一堂课,主题是“十八、九世纪欧洲交响乐对世界文明的影响与贡献”,由他个人滔滔不绝地讲了整整50分钟。今天所讲的内容是介绍那些欧洲古典作

曲家的生平，他如数家珍地介绍了那些古典音乐家的生平、轶事和代表作品，直讲到下课铃响起，才合上讲义夹说道：“今天就讲到门德尔松吧，下星期我们继续讲下去。”

他正要离开，坐在前排的金彼得有些畏缩地举起右手问道：“先生，我可以提个建议吗？”

教师似乎有些意外，但随即挺和气地说道：“当然可以，你说嘛。”

彼得受到他这态度的鼓励，站起来说道：“先生，我建议在上这些规定的课程之外，另外再练习一些爵士音乐，在充分练习的基础上，在同学中成立一支爵士乐队，这样可以……”

“什么？什么？”音乐教师岔断了彼得的话，瞪大眼睛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在学校里成立一个爵士乐队？”

彼得见教师的脸色不对头，不禁有些畏缩，但话既出口，已无法收回了，只能竭力解释道：“先生请不要误会，我绝不是说要把爵士音乐来代替古典音乐，那些伟大作品在整个世界上的地位是任何其他音乐都代替不了的。我只是在想，在我们年轻人……特别是大学生里头，有不少人是喜欢爵士音乐的，要是能在课余成立一支乐队，也许能给大家一个娱乐和交流的机会，所以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教师挥动着手中的讲义夹，激动地大声说道，“我不允许你把这两者相提并论，你刚才没听到我的讲课吗？或我刚才根本是在对牛弹琴，贝多芬、萧邦、莫扎特、巴赫、门德尔松、德彪西……还有那么多古典作曲家，他们的作品是人类智慧和文化的结晶，可以陶冶人们的性情，提

高人们的文化艺术素养。可你说的那些爵士音乐是什么？那是些浅薄、轻浮、幼稚的东西，你把这两者相提并论，本身就是对古典音乐的亵渎！我们这里是有名的高等学府，应当是文化艺术的神圣殿堂，怎么能允许那样的东西在这里流行和泛滥！”

彼得被教师这一大串措辞严厉的指责吓愣住了，呆若木鸡地怔站在那里。这时，坐在他邻座的一个同学举起了手。教师看着他问道：“你要说什么？”

那个学生坐在座位上说道：“对不起，先生，我对你刚才的说法有些不同看法，爵士音乐在音乐史上的地位固然比不上古典音乐，但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的那样：‘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。’爵士音乐的出现和存在……”

“请别说下去了，周吉美同学。”教师竖起食指截住那学生的话，用沉缓而严肃的语气说道，“我不想和你讨论哲学，也不想听任何有关爵士音乐的高论，我只想告诉大家：要是有谁对我所教的课程感到厌倦，那就尽可以自便，但要是还想到这里来上课的话，那就请勿把那些我无法容忍的观点带进这间教室里来！”说罢，他转过身昂然地朝门外走去。

彼得还愕然地怔站在那里，直到教室的门砰地响过一下之后，这才仿佛苏醒过来，环顾着周围那些同学的脸色，其中有人现出了责备的神情，似乎在怪他不该用这样的问题去冒犯教师，但也有人现出赞同的表情，似乎也对教师那些固执的表现感到失望。那个叫周吉美的学生指了指关上的房门，耸了耸肩膀，一面用右手食指叩着自己的脑袋，一面向彼得扮了个鬼脸。



三

出了交谊厅,彼得和两位音乐课上的同学沿着那条林荫大道并肩朝校门口走去,那两位同学一位便是周吉美,他是政治系二年级的学生,另一位名叫叶路,也是不久前入学的一年级新生,但在教育系里。

叶路边走边对彼得说道:“瞧他刚才那副激动的样子,你今天真是把他气得够厉害的。”

彼得摇了摇头说道:“其实我丝毫没有惹他生气的意思,我只是希望他能出面主持这件事情,那样,总要比靠我们几个人来办力量大得多,可想不到他竟然会那样激动,说什么也不让我把话说完。”

周吉美毕竟比彼得和叶路早入学一年,对校内那些教师的情况要比他们了解得多些,这时便说道:“你们还不了解,杨先生一向最瞧不起爵士音乐,在他心目中只认为交响乐和协奏曲等才是音乐,其他的都不值一提。现在你竟然建议他成立这么支乐队,那就难怪他要暴跳如雷了。”

“他这些看法实在太偏激些了。”彼得说道,“既然现在他不同意,这件事情看来是有些难办了。”

周吉美说道:“其实就算他同意了也没用,他只是个学科教师,并不能代表校方。你要是真想发起成立这么支乐队,那就得去找狄克逊博士。”

“狄克逊博士!”彼得问道:“就是教会派来的那位美国人学监?”

吉美点了点头。彼得又问道:“他会赞成吗?”

吉美耸了耸肩膀说道:“那就很难推测了,可要是你得不到他的批准,这件事是无法办成的,因为根据校务委员会的决定,凡是属于学生操行方面的事情,都是归他负责的。”

叶路有些困惑地问道:“那他为什么会反对呢?这不也是我们学生自愿组织起来的一个团体,就跟那些教徒同学成立的宗教团体差不多的吗?”

吉美朝叶路瞟了一眼说:“你们是新生,对这里的许多规矩还不太了解,现在一时间也没法都讲清楚,反正以后碰上就会明白的。”

说话之间,他们已走出了校门。三人都是骑自行车来的,车子停放在校门前的学生自行车停放处。他们走过去开了车锁,上车向南骑去。

彼得的家在法租界的亚尔培路上,吉美和叶路都住在公共租界上,因此当他们骑到学校南面的白利南路口时便各自分路了。

彼得在骑车回家途中,经过祈齐路口上那座俄国诗人亚历山大·普希金的纪念碑前时,看到碑前的石阶上有个外国老人正在拉手风琴,有十来个行人围着观看,他便停住车,也在旁边看着。

法租界的这一带是白俄的聚居地区,那些从布尔什维克政权下逃亡出来的贵族、领主、资本家和军官,以及他们的眷属,目前在上海这座国际性都市里从事着各种低下的